

毛詩注疏

冊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四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亦當為刺厲王疏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

宛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刺厲王為異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得興也宛小貌鳴鳩音鵲鵲高戾至也○鄭刺厲王為異宛彼鳴鳩翰

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武也明文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至明疏至二

人也○毛以為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

也興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偏小將

有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王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

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傳

宛小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

云鳴鳩鵲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

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

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天明○正義曰夜地而闇

至旦而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

故知從夕至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雖醉

且常不寐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雖醉

運反蘊藉也藉在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一醉自謂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

夜反又慈夜反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一醉自謂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

毛詩注疏十二之三小雅節南山之什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疏○箋中正至以勝

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

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蓋

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鄭經中作溫者蓋

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

采之以喻原中也○殺藿也勤於德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

螟蛉負之○螟蛉桑蟲也螟羸蒲盧也負持也

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螟一名戎女○反音萬螺音果治則能治者桑蟲之子負持而去

云以氣曰煦○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而子之萬民

至似之○毛以為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將得而子之萬民

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與域中之有王位無常言勤治之者則得處之

而養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子而蒲盧負

養取桑蟲之子以為己子若有聖德者教誨爾之萬民以為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

珍微宋版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
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
煦之而令變為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
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能自舍君子有
取節爾箋云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鵠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我日斯邁而
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鵠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箋云我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視朝也而月此
息○日而乙反夙與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疏○毛以爲既
下同朝直遙反夙與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疏○毛以爲既
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尙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
鳴以口翼也口也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尙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
故我王當日此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視朝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
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
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盼也說文云睇小邪視
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棟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
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
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
此行故爲我王於政事所行唯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
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視朝及視朔
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決斷月有所
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
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扈音
戶場大反啄陟角反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岸訟也箋
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
 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疏**交反韓詩作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
 韓詩作狂音同云鄉亭之繫**疏**鳥也鳥自能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
 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治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
 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
 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在身無以自
 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在身無以自
 雀刺屬王為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
 雀竊脂也桑扈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曰青扈竊脂也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
 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治亦不
 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求卜亂之世政以賄
 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
 世必無從得**温温**恭人**温温**和**如集于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隕也○
 活故可哀也**温温**恭人**温温**和**如集于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隕也○
 恐隕上丘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人
 反下于敏反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疏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

訓太子知其無罪閱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
 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
 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鸛斯歸飛提
 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鸛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鸛斯歸飛提

提與也弁樂也。鸞卑居卑雅鳥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

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驚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

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驚，一名鶉，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

音匹。又必移反。同。民莫不穀我獨于惟。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

獨不穀。然曰：以憂也。○懼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旻亡恤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何。○正

日號上而乙反。下戶刀反。旻，亡恤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何。○正

斯之鳥驚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聚歡樂也。以興樂者，彼

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官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聚歡樂也。今天下民莫

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

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

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傳：驚卑居至羣貌。○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

心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驚卑居至羣貌。○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

卑居又各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鶉鳥。是也。此鳥名驚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

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驚斯苑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官庭也。以驚求食，喻人相與飲

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為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

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不生子，伯服太子。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伐之，是放而欲殺太子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

必求之申申，入弗界，必伐之，是放而欲殺太子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知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養大舜見之矣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太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尙怨故太子亦可然也

周道鞠爲茂草之譏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踧踖反

反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義曰假寐疾猶病也○惄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癘同韓詩疏

至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踖然平易者周室之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致言踧踖然平易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爲衰矣衰似千王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數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數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傳怒思擣心疾○正義曰文擣手椎一曰築也○箋疾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宣二年左傳云心疾也說文擣手椎一曰築也○箋疾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早坐而假寐是也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懼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恭敬○梓音子木各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裏

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

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
於我○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丁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 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疏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

父身不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

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其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

不得使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為異餘同○傳父

之所樹○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

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

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

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

裏似裏似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裏似而生也而

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箋不處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為父

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得父母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

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月星

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疏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泝泝蟬聲

也灌深貌泝泝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譬彼舟

之旁無所不容○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泝徐孚計反又匹計反 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箋云屈至也言今大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

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箋云遑疏菀彼至假寐○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

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灌

毛詩注疏卷之二十三 小雅節南山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泝泝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
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
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
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
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
至者棄諸君之重而逃竄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謂伎舒貌
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雉鳴也尙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
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
之不如○伎本亦作歧其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木也謂傷病也
宜反雉古豆反妃音配
內有疾故無枝也○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癰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心之
又音回癰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云癰木符婁郭云虺偃癰腫無枝條也
憂矣寧莫之知箋云寧也
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且惟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而並飛
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
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
心之憂矣會無知之者○箋雉至用無枝不如○正義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
說文云雉雄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
遲爲待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
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壞癰謂傷病○正義曰釋木
云癰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癰木疾用無枝符婁庭偃內疾癰磊故疾用無
枝郭璞曰謂木病下句獨爲異也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墮之

與佗人是從此而往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

加也故曰佗加也○浚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人將有屬耳

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反蘇君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人將有屬耳

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蘇君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人將有屬耳

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無逝我梁無發我笥箋云逝之也之

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寵○淫色來璧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小

於王盜我大子母之褒寵○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垂涕泣而道之無他威

我則談笑而道之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垂涕泣而道之無他威

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也親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

曰凱風親之小過小者怨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將受譏言不止我死之後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譏言不止我死之後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反

素口反關為環反○下同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

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
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
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
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
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忠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
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
達已非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
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
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過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為詩
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
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
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機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
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
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
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

如此幙

幙大也箋云悠悠思也幙教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

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幙火吳反下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教愬音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大幙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
教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勣佐反○疏悠悠

毛詩生疏卷之二十三小雅節南山之什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至無辜○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
 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
 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
 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
 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懣大○正義曰釋詁文
 禮肉鬱亦謂之懣○箋懣敖至法度○正義曰懣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己威
 為甚可畏而泰懣言甚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
 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
 不可而為之也放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
 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
 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蔭反亂之
 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信讒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箋云君
 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反君子如社亂庶遄已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
 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社亂庶遄已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
 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疏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亂入盡得容受其
 ○祉音恥已音以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亂入盡得容受其
 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
 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
 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
 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
 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
 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
 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
 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漸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

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
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
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
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知此知非王也讒人
之能害善乃是在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詢諸朝
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詢諸朝
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
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言福賢
欲令之告王行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
之不見其專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也盟之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長丁丈反又直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君子信盜亂
是用暴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也盜言孔甘亂是用燄燄音進也○燄沈匪其止
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為讒佞既反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
疏君至之邛○正義曰上既言恭反好爲讒佞既反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
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滋長也在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滋長也在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不己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滋長也在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
不己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滋長也在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約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
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
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
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

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
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
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
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
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
其餘文異者皆有突突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褻貶事具於傳也突突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突突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
爾猷道也大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突音亦秩音帙莫如
字又作漢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漢漢同訓謀莫協韻為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
反度苻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犬如字疏突突至獲之○正義曰
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字疏突突至獲之○正義曰
言已能知之言突突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
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
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議兔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兔
大兔也狡兔必遇狡獬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
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
尊故寢廟在大犬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廟為
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官曰
新廟突突則廟寢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
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
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

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
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荏染柔意也柔

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
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

反注同椅於宜反梓
漆上音子下音七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言者言

以支反行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疏荏染至厚矣○正

下孟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黃疏荏染至厚矣○正

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
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

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
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巧

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
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

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譏

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又作湄音眉
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

惡烏路反
權徐已袁反
既微且臚爾勇伊何
此人也箋云言無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

易夷岐反○既微且臚爾勇伊何
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

所不能也○臚市勇反軒戶諫反腳脛也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也箋云猶謀將大

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

○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係音素
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

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
既脚軒有微之疾而足附且有臚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

毛詩注疏
卷之二十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人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
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
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
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軒瘍至爲瘡○正義曰郭璞曰皆釋脚脛也彼引此既
微且瘡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皆釋脚脛也彼引此既
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
居下溼之地故生微瘡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

皆畿內○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
國名○疏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譖蘇公令使獲譖焉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
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
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疑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

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
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己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
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國今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

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
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

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
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